

〔目〕 柴田炼三郎 著

水 浒 英 雄 传



水
浒
英
雄
传

〔目〕 柴田炼三郎 著 徐建雄 译

〔风云篇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英雄传·风云篇/[日]柴田炼三郎著;徐建雄译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11.8
ISBN 978-7-5442-5116-7

I. ①水… II. ①柴…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742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8-008

SHIBAREN SUIKODEN-WARERA RYOUZANPAKU NO KOUKAN-FUUUNHEN by Renzaburo Shibata
Copyright © 2002 by M. Saito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SHUEISHA Inc., Tokyo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. 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水浒英雄传·风云篇

[日]柴田炼三郎 著

徐建雄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张 苓
特邀编辑 杜益萍
装帧设计 蔡阳阳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印张 9.25
字数 220千
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
印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2-5116-7
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史进篇 1

鲁智深篇 33

林冲篇 95

杨志篇 163

宋江篇 223

——
史
进
篇
——

普照大地的朝阳，仿佛被生生斩断，发出阵阵悲鸣。

刺耳的呼啸声，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感觉。

宽阔的打麦场上，一个体格强健的年轻人，精赤着上身舞弄一条棍棒。他纵横点刺，挥扫劈砸，练得大汗淋漓。那闪闪发亮的肌肤上刺着一条青龙，喻示着他并非普通的年轻人。随着肌肉的抖动，那青龙也仿佛活了一般，似乎立刻就要喷出熊熊烈焰。

“嗨！”

“呔！”

“呀！”

年轻人发出声声呐喊，手里的棍棒忽而缩成尺短，忽而伸为丈余，猛地又像风车一般旋转着飞向空中，不见踪影，只听得残破的风声四下响起。

这里是一座富家庄园，坐落在离京城骑马还需赶十多天路程的村子里。附近一带的田地山林，估计都归其所有。庄园前有一条笔直的官道，庄园后面山峦起伏。野地里牛羊成群，不可胜数，田园的尽头是成排长工住的房屋。年轻人挥舞着棍棒与看不见的对手较量，身旁鸡鸭白鹅四处乱跑。真是一幅太平盛世的乡村景象。

那年轻人舞了好一阵，停下来喘口气时，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窥视他，忙回头看去。只见通往后院马厩的空地上站着个陌生男子。

那人身高六尺，相貌堂堂。是昨天留宿的客人。年轻人——庄主的儿子史进明白过来。

在那个旅馆极度缺乏的时代，旅客在大户人家求宿一夜是极平常的。那人面带微笑，可史进看着却有些不爽。他大步走上前去，问道：“怎么，看不上我练的棍吗？”

“不不，你年纪轻轻就学得这样的棍术，佩服佩服。”

“嘿，我九纹龙史进可不吃你这一套……你肯定是觉得我棍术不济。”

那人也不做声，深深作了个揖就想离开。史进飞快地抢先一步挡在他前面，说：“我看你肯定会舞刀弄枪吧。”

这时，有人喝道：“史进，不得无礼！”走过来的正是庄园的主人。他须发斑白，身穿一件素净的白袍，戴着防尘头巾。

“这位是京师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因故携母离开京师，去投奔延安府，路过本地，在咱家稍作休息。不得无礼。”

“禁军教头！”史进顿时双眼发亮。对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风雨无阻练棍的史进来说，眼前这人正是个求之不得的好对手。“王教头，请赐教几招，史进我必定终身受用。”说完，史进就奔到放枪棒等武器的架子前，取了一根棍棒后又回到王进面前。“请赐教！”

王进稍稍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也好。”

如果能和八十万禁军教头打成平手，我可就厉害了！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暗自思忖。

王进站在史进对面，说：“你用棍确实有些天赋，但还有破绽，如果能弥补这些破绽，你就练成了。”

什么破绽不破绽，不过几招怎么知道！史进很不服气。

王进用棍拄地，说：“进招吧。”

史进“呼呼”地舞动棍棒攻了上来。王进保持不变的姿势，一步步后退。

没啥了不起的嘛。史进丝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，手中的棍舞得更猛了，想一招定输赢。

王进“突”的一下跳开六尺，往后退去。史进赶忙追上去，迎面直扑对方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王进撩起棍子一举击中史进的棍。史进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只觉得双臂发麻。就在他藏头缩颈躲避的当儿，王进轻轻将棍扫在他腿上。史进摔了个仰面朝天，震得地都颤动了。

“得罪了。”王进面带微笑伸手来拉史进。

史进慌忙匍匐向前，就近拖来一条凳子。“请坐。”他说着将王进按下坐好，自己则翻身拜倒在地，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请您多逗留些时日，教我棍术！”

这位王进，并非自愿才辞了官，离开京师去投奔延安府。他得罪了殿帅府大臣高俅，不堪那个奸臣百般辱骂，一怒之下，辞去禁军教头一职，流落此地。

高俅这人，是个十足的得志小人。在东京开封府汴梁的宣武军^①中，有个不可救药的无赖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高俅。他从小打架斗殴，偷鸡摸狗，调戏妇女，还经常离家出走，四处乱窜。可这家伙也有特长，那就是踢毬，而且技艺精湛，简直是个天才。他因此自称高毬，后来又把“毬”的“毛”字旁换成单立人，改成了“高俅”。

高俅除了踢毬，还会歌舞弹唱，相扑摔跤，逗大姑娘开心等，凡是玩乐逗趣的事大体都会，可偏偏缺了最最要紧的东西，就是仁义礼智、信行忠良。他与这些精神上的自律完全无缘。要说动坏脑筋、使坏心眼，那可是超人一等。然而，世上偏偏就是这样的人善于把握机会，节节高升，出人头地。

高俅在东京郊外欺善怕恶、混日子的时候，怂恿了一个姓王的五金店少东家，整天在花街柳巷流连胡闹。他还和妓女串通一气，骗了那人不少钱。事情败露后，五金店老板大怒，找人写了一纸诉状，把他告到了开封府。高俅被捕后，被打了二十杖，赶出城外。官府

^①宋代，军是行政区划的名称，称郡为州，称州为军，全国分为三十九军。

还张榜布告，下令东京城内的人，谁都不许收留高俅。高俅没办法只好跑到淮西的临淮州，在一个以赌博为生的无赖柳世权手下讨生活。

此时正是宋哲宗的天下。

高俅在柳世权家混了三年。某一天，哲宗皇帝在南郊祭天，感到眼下风调雨顺，天下太平，就决定大赦天下。这一来，高俅也就免于流放了。

柳世权为回东京的高俅写了一封信。在东京城内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是柳世权的远房亲戚，柳世权介绍高俅去投奔他。

董将士深知高俅是个声名狼藉的无赖，见高俅拿着柳世权的介绍信登门拜访，不禁浑身直打战，心想：这样的家伙，我怎敢收留？勉强留了高俅十来天后，董将士想了一个出路，他对高俅说：“我举荐你到小苏学士^①那里做事，你看怎样？到了他家，你说不定就会有出头之日。”

高俅觉得其实到哪儿都一样。只要能让世人认为他高俅已经洗心革面成了正经人就行。于是，他拿着董将士的推荐信来到小苏学士家。

小苏学士一眼就看出，这是个奸佞成性的家伙。他不由得心生一计：将这人送到驸马王晋卿府上去。王晋卿向来喜欢奸诈狡猾之徒，倒要看看这家伙称不称他的意。这真是小苏学士才想得出的恶作剧。于是，高俅在小苏学士家仆的陪同下去了王晋卿的府邸，不料这倒成就了高俅的一番贼运。

王晋卿是哲宗皇帝御妹的夫婿，也就是前代神宗皇帝的女婿。这人平生趣味古怪，就喜欢用些游手好闲的男子、泼辣的妇女当下人，

^①小苏学士，即苏辙。

任他们在府里四处闲逛，他看着却赏心悦目。世人所说的恶男恶女，在我府中不都乖得像小猫一样吗？他觉得这样甚是有趣。

某天，刚好是王晋卿的生日，他要大摆筵席，于是特意请来了小舅子端王。

端王是哲宗皇帝最小的弟弟，位居东宫。这端王长得聪明俊俏，踢毽打弹，无所不精，风花雪月，无所不通。端王大驾光临之时，王晋卿宅中宽阔的庭院里早已排开了无数花饰，桌上也摆满了山珍海味。端王畅饮了一个时辰便醺醺而醉，起身去方便了。在回席的路上，他经过一间书斋稍作休息，忽然看到桌上有一对羊脂白玉雕成的狮子镇纸，玲珑剔透，异常精美。他拿在手里把玩了片刻，再三赞叹。这时王晋卿刚好来到门口，见状连忙说：“家里还有一具玉龙笔架，出自同一位工匠的手笔，明天从库房取出后，和镇纸一同献给您。”端王听了很高兴，谢过后重新回到席上。

第二天，王晋卿从库房里取出玉龙笔架，和那玉狮镇纸一起放在一个泥金漆盒里，再用黄绢裹好，并附上一封信。送东西的使者，偏偏挑了高俅。

“听着，把这些送到王府。不得携物私逃。”再三叮嘱之后，王晋卿把东西交给了高俅。故意将宝物交给坏蛋送，赌对方是否能平安送到，这便是王晋卿的兴趣所在。

三

说不定这趟差使正是我出头的机会。在去端王府途中，高俅的脑海中冒出了这样的预感。

来到端王府宏伟的大门前，托门卫通报后，出来了一个当差的，问高俅：“何事？”

“王都尉大人差小的来给王爷送东西。”高俅回答。

那当差的说：“王爷正和黄门官在院里踢毬。东西给我，一会儿交给王爷。”

听对方这么一说，高俅心中窃喜：有门儿了。“不用了。王都尉大人吩咐小人要亲手交给王爷。能否领我去花园？”高俅央求道。那差人答应了，便领着高俅进了花园。

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着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。龙袍的前襟扎在丝绦里。脚蹬一双嵌金线的飞凤鞋，与三个小太监踢得正起劲。高俅站在差人背后观看。并不高明啊，他有点看不上眼。就在这时，就像为了应验他的预感似的，端王一脚踢偏了方向，毬正好落在高俅面前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高俅瞅准后立马接了一脚。这一脚，毬直飞到半空，又恰到好处地落在端王脚边。这招是有名堂的，叫“鸳鸯拐”。

“好毬！”端王心花怒放，不由得朝高俅这边看过来，“过来……”高俅见状，赶紧上前跪倒在地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小人是王都尉的亲随，奉主人之命来向大王进献宝物。”高俅说完，呈上黄绢包裹。

“嗯，正是孤昨天看中的。王晋卿还真是上心啊。”端王也不打开盒子看看，就叫人把东西拿了下去。“你踢得不错嘛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只会乱踢几脚。”

“不，你的技艺非同一般，下场来一起踢吧。”

“小人身份卑贱，怎敢跟王爷一起踢毬！”

“哈哈，在这里踢毬的是齐云社^①，干什么的人都有，所以又叫‘天下圆’，不问出身贵贱……你下场来吧。”

高俅再三推辞，但最后还是整了整装束，说：“王爷盛情，那小人就献丑了。”

高俅的确技高一筹。那毬就像活的一样，无论高俅怎样折腾，总是不离他左右，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拴着一般。端王佩服之至，决定把高俅留在身边。于是，高俅就留宿王府了。

第二天，端王宴请王晋卿。王晋卿以为端王设宴是对前一天进献宝物的答礼，就兴冲冲地来到王府。酒过三巡之后，端王提出：“昨天来这儿的使者高俅，毬技太高超了。孤想留下他做个亲随，不知可否？”

“既然殿下想留他，自然听您的。”王晋卿明明知道高俅是个奸猾小人，而且还有前科，却不说清楚，反而一口答应。

于是，端王提拔高俅做了亲随，不离左右。高俅则把全副精力用在察言观色、阿谀奉承上，没过三个月，端王就离不开高俅了。

^①齐云社，蹴鞠毬队名。

这年年底，哲宗皇帝得了急病，猝然驾崩了。因为没有太子，文武百官商议后，决定拥护端王继位为天子，称帝号为徽宗，就是历史上的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从此大宋便是端王的天下。

徽宗登基之后，天下倒也太平。

要说宋代，自五代后周节度使赵匡胤在领重兵抵御契丹途中，被将士推上皇帝宝座以来，历经二代太宗、三代真宗、四代仁宗、五代英宗、六代神宗、七代哲宗，直到新帝徽宗继位，一直是太平盛世。其中原因之一，便是历代太后、皇后均是大贤大德之人，后宫贤淑，皇宫内部也就太平无事了。

端王成了徽宗后不久，就把高俅叫来，对他说：“朕想重重提拔你，但你并无战功。暂且让枢密院把你加到随驾人员中吧。”这是名副其实的破格提拔。又过了半年，高俅竟升职为殿帅府太尉，这可是重臣的职位。全凭会踢一脚好毬，竟能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，真算得上是史无前例。

高俅当上殿帅府太尉后，就渐渐暴露出了本来面目。他挑了个吉日良辰，举办上任仪式。

这一天，殿帅府下属的公吏、衙将、都军、监军、骑兵队长、步兵队长，统统前来参拜。高俅命他们一一上前，自报官位与姓名。

“人都来齐了吗？”高俅点完名后问身旁的武官。

“只有一人没到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。半月前请了病假，至今尚未痊愈。”

“王进？哼！”高俅目露凶光。

早在被赶出东京城之前，有一次他喝醉了酒，和几个狐朋狗友在街上拦路打劫，当时遇上的就是王进。这拨乌合之众哪里是王进的对手，没两下就全被打倒在地。尤其是高俅，还被王进踩在脚下。

王进掏出短刀，要割他的鼻子。高俅痛哭流涕，苦苦哀求，说是老娘卧床不起，要买价值千金的药给老娘治病，不得已才干这种勾当，请千万高抬贵手。王进半信半疑地把他放了。

就是那个王进，后来当上了八十万禁军教头。

“胡说！即便早就请了病假，殿帅府太尉就任怎能不来参贺？快把他拖来见我！”高俅大怒，严厉地命令道。于是，牌头立刻赶往王进家。

王进尚未娶妻，与六旬老母相依为命，生活很俭朴。听说新上司发火了，非要他去报到不可，王进无奈，只好走出病室。一个多月前，他背上生了个恶瘤，怎么也好不了，他正在为此发愁。

王进来到殿帅府后，在太尉面前请了安，对自己缺席仪式之事再三谢罪，请求原谅。高俅不动声色地盯着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：“你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听说你父亲王升是在街头卖艺、卖假药的，也不知钻了什么门道，混上了都军教头。你是他儿子，估计也没什么真功夫，竟然占了禁军教头的位子。你是怕本官拆穿才缺席吧？”

“哪有这样的事，小人确实病得很严重，至今尚未康复。”

“住口！在本官面前还敢装病？我看你气色不错嘛。”

“如果大人有所怀疑，可以看看小人的症状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这样的懒虫，怎能当八十万禁军教头？来人，拉出去，鞭打一百！”高俅公报私仇，气急败坏地喊道。

牙将们和王进关系不错，心想鞭打一百下，还有命吗？于是和军正司一起出来求情，说今天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，添了晦气可不好。这时，王进跪在地上，心里一直纳闷：这新官好像在哪里见过？他终于想起来了。对啊！六年前打劫我的人中，有个叫高俅的，不就

是这家伙吗？天哪！那个无赖竟然做了太尉？我不是在做噩梦吧？王进心生绝望。

在众人的求情下，王进终于被饶恕了。他在回家的路上寻思，在这家伙手底下做事，自己的良心也不允许，况且他肯定会公报私仇。于是，王进决定离开京师，除此也别无他法。

两天后，他带上母亲，抛下房产，在朦胧的晨曦中，走出了西华门。

四

从京城到史家庄，王进带着母亲共走了十天。其间，被高俅派来的人追上了三次。每次追来的牙将都只是劝他“赶快逃远一些”，就拨马回去了。王进也想带着母亲早点赶到延安府。延安府经略使种老相公的很多部下跟王进学过刀枪棍棒。然而，史进无论如何也要他留下来教授武艺，他也不好轻易回绝，只能说：“我就教你一个月吧。”

所教的兵器大致有这么几种：矛、锤、弓、弩、铙^①、鞭、叉、镰、剑、斧、钺、戈、戟、盾、棒、枪、耙。这么多兵器，一件件地传授，一个月时间怎么也不够。不知不觉间过了半年，史进在王进的严格训教下，各门武艺渐渐精熟起来。

一天，王进对史进说：“我能教的已全部教完。明天，我们就要告辞了。”史进恳求他住到年底，可王进直摇头道：“我是在逃之人，万一被高俅知道你家收留了我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。”

临别时，庄主赠了王进两匹缎子，百两白银。

第二天早晨，史进去送王进母子，送了一里地，依依不舍难以作别，便又送了一里。不一会儿，来到一座小山顶上，终于到最后话别的时刻。王进按着史进的肩头，说：“你所学的武艺，要用来为

^①铙，斧的一种。